

# 伐木者

陶尔夫



青年創作叢書

伐 木 者

陶 尔 夫 著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· 1958 ·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东北林区伐木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中篇小说。

东北解放初期，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的伐木工人中间，党的力量还没有扎下根子，封建把头制度依然根深蒂固，党面临着教育工人和斗倒封建把头，以支援解放大军进关的艰巨任务。小说就是通过这样的脉络，以引人入胜的情节，反映了伐木工人思想面貌的深刻变化。作者着力地刻划了伐木工人的代表人物——“山鹰”刘德崑的艺术形象。这是一个具有劳动人民优良、耿直的高尚气质而又勇敢强悍的人物，这个形象具有着吸引力，性格是相当鲜明的。体现着党的领导的两个人物——林业所所长、新四军转业军人王成玉和现场员小柳的形象，也是比较动人的。

此外，小说还对东北林区大自然的风光，作了壮丽的生动如画的渲染，使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。

## 伐 木 者

陶 尔 夫 著

\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\*

书 号 1702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4 字数 77,000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 定价(6) 0.84 元

## 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編輯例言

- 一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的編輯和出版，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，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。
- 二、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發表以來，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，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，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。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，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，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“青年創作叢書”。
- 三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說和散文、報告、詩歌、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。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，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。
- 四、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、作家、作家協會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多多投寄稿件，多多推薦作品，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。

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四八年秋末冬初，我从林业干部学校毕业了，分配到小兴安岭深处的一个森林工业局去工作。因为我的年龄较小，分局的领导同志怕我吃不了苦，想把我留在分局，我找了很多动听的理由，坚持要求到伐木工作最前线的作业所去。金局长考虑再三，但挡不住我的磨蹭，终于把我派到鹿月岭作业所去了。

作业所长是一个刚刚从新四军转业过来的荣军，名字叫王成玉。这人的个子不算太高，圆脸，有着一对大眼睛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下巴上有一条伤痕，腿有点儿瘸，说话是地道的江苏口音。他把作业所的干部向我介绍以后，接着就讲起作业所的一般生产情况和工人情况来。使我吃惊的是他刚到林区还不过三个月，可是生产业务已经那么熟悉，就象在林区里住过了好几年似的。等这些一般情况谈完以后，我要求他立刻分配工作。他含着微笑，转动着眼睛打量我一番以后，说：

“那么，柳同志，我的意见是——嗯，我看你先在作业所

里工作吧，等熟悉些生产业务以后，再搞具体工作，好吗？”

听了这话，我简直楞住了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。王所长看见我急成这个样子，先是严肃地瞧了我一眼，然后，忍不住笑了。

“怎么？在作业所工作不合适吗？那么，你想作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我连忙解释说，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见是，我要到伐区去，到工棚子去！去和工友们住在一起！这个意见，分局同意了呀！介绍信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？我希望所长同志能够考虑我的请求！”

王所长听完我这番激动的话语以后，脸上的笑容立刻收斂起来了，慢慢地现出了严肃而庄重的神情。

“不，不行！你暂时还不能到伐区去，特别是目前这种情况！”王所长的语气很坚决，但是看见我那涨红的面孔和不自然的神色，他的语气马上转为温和了，“小柳，啊，柳同志！你……你还不熟悉咱们伐区里的具体情况，现在咱们这几个伐木场的事情是很复杂的，住到工棚子恐怕会……嗯，反正是不大合适的！特别是你……还是在作业所吧！”

“这个……嗯……是这样！”看见王所长那果决的神情，我迟疑了一下，但很快地就提出了我的要求和决心，“我在分局的时候，金局长怕我吃不了苦，留我在分局来着，我要求了好几次，他才批准了。你看，那介绍信上写的不是很清楚吗？金局长同意我到工棚子和工人住在一块儿的呀！”

王所长笑了笑，眼光落在桌面上那封介绍信上，并且用

手按了按平。

“不錯，介紹信上是写了，但是，信上面說，要根据实际情况，适当考虑分配到工棚子工作，也沒有說一定要把你派到工棚子去呀！”

这一下子，我的心凉了半截，但是并没灰心，我从工作出发，从自己需要鍛煉出发，提出了一連串理由，坚持着自己的意見。

的确，根据当时情况，派人住到伐区和工棚子里是非常必要的。因为东北解放以后，党的主要力量放在解放战争和农村的土地改革方面。林业生产在支援解放战争上虽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，但是，当时被破坏了的林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民主改革也没有来得及进行，对林业工人的教育还很不深入，工人的觉悟不高，因此林区里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把头制度。王所长自己也几次提到这些情况，說我們在工人当中的工作相当薄弱，但又沒有力量。……我抓住了这一借口。

王所长在地上轉起圈子来，右手不断地搔着下巴上那条伤痕，低头沉思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在我面前站定了，望了我一阵，然后問道：

“你过去都作过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，我参加过土地改革，斗争过地主，我还……”

“啊，啊！你参加过土改！”王所长滿意地笑了。“可是，你知道，林区和农村并不相同，我們这里还是没有开辟的空白点儿呢！”

“这没啥，我不怕！”我爽朗地说，“只要我多向作业所、多向你请示汇报不就行啦！”

果然，王所长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我总觉得，在大森林里工作，如果不到采伐现场，不和伐木工人在一起生活，就等于庄稼人没拿过锄头，没动过犁杖，产业工人没摸过机器一样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，我马上就要动身上工棚子去。王所长把我按住，象慈祥的老母亲似的，不厌其烦地、耐心地嘱咐我很多话，要我注意这个、注意那个；叫我抓住积极分子，团结全体工人；从工人的反映中了解把头的罪恶和目前的活动；并且告诉我，要经常注意周围发生的问题，解决不了的要及时向作业所汇报。……

我终于被派到第三伐区去了，因为第三伐区是鹿月岭作业所困难最多，问题最多，也是离作业所最远的一个伐区，并且需要穿过千百年来未曾动过斧子的原始森林，翻山涉水，经过十几里山路才能走到。因为我道路不熟，王所长派一个叫程毅的检尺员送我。

我愉快地和同志们告别，除了王所长以外，作业所那二十多个同志，都以惊讶的和似乎带点惋惜的眼光送我，含含糊糊地和我打招呼，并且小声的嘁嘁喳喳。我茫然不解，但是仍很高兴，因为我将要撞进人们未曾去过的原始森林，同志们没有住过的伐木者的工棚子。

我和程毅转过作业所的后山，沿着小河向三伐区进发。我们在森林里钻行。森林是一片无穷无尽的绿海，夹杂着枯枝红叶，浩浩荡荡地爬上山岗，侵入峡谷和狭小的平



原。小河两岸參天的古树，枝叶繁密得象个大网，紧紧复盖着小河，經年看不见阳光的河水，欢快地低吟着流向松花江。

我一面观察森林的变化，一面猜想到达工棚子以后的种种情况。程毅在我的身旁，用那双神經質的不断轉动的眼睛好奇地探視着我。他和我的年龄相差不多，看样子最多不过十九岁光景。人很热情，他帮我背行李，并且很願意和我交談。

“王所長可好啦，对咱們象亲兄弟一样，若不是你再三的要求，他决不会派你到工棚子里去住的。”他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馬上追問他，因为我感到他的話里有話。

“咳！”程毅叹了口气，似乎在表示严重和惋惜。“你不了解情况，伐区可不太平啊！工人里边什么人都有，搞不好就起哄。”

“噢？”我不以为意地說，“这沒啥关系，工作作好了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嘛！”

“不！作好了也不行！”程毅的口气很肯定，“調皮搗蛋的工人可多了！你不知道吧？咱們作业所的李技术員就是被三伐区的工人打死的……”

“啊！？”我被这惊人的消息吓得一顫，脚步立刻放慢了。“打死人？打死我們的技术員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哼！誰知道！反正是打死了。林区就是这样！”

“打人的是誰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停下来急促地問。

“誰？不知道！——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。”

“沒弄清楚？”

“是啊，還沒搞清楚，這麼大片森林，那麼些人，上哪兒會弄清楚？”

我們緩慢地移動腳步。這個意外的驚人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沉默了好一會兒，程毅耐不住了。

“噯！柳同志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能向別人說呀！”程毅在我身邊壓低喉嚨說。“據說是‘山鷹’——‘大把抓’幹的，他可厲害啦。聽說他當過胡子，揍過把頭，打死過日本鬼子，別人還說他搶劫過好人呢，詳細歷史誰也不知道。不過，他的技術很高明，放樹截片子，趕羊流送，穿山越嶺，是沒有比的。他在工人當中的威信可高了，所以這件人命案子一直沒處理。現在作業所那位修技術員就因為這件事兒鬧了個天翻地覆，說不及時處理，作業所的工作就沒法幹了，他要退職，要向上級控告。……幸亏王所長心中有數，穩住架了。說慢慢來，調查調查，這才把這件不平常的事件壓下去了，要不然哪，非砸窩子不結。”

在我臨走以前，王所長曾經跟我談過三伐區的情況，他除了指出把頭活動特別厲害必須注意以外，並沒有提到李技術員這條命案，也沒有說過“山鷹”的壞話。現在叫程毅這麼一說，我感到問題嚴重了。我沉思着，後悔對情況摸的太少，不該這麼倉促地急於到工棚子裡來；多少也有些埋怨王所長，怨他沒有仔細介紹這些情況。我極力在心目中塑造“大把抓”的形象，又不斷地估計着將來會發生些什麼問

題。我有些躊躇、猶豫，林区工作第一个工作职务，首先就遇到了这种复杂的情况，以后呢？……

程毅注視着我那聚精会神的样子，也許以为我胆怯，或者以为我信心动搖了吧，他用一种同情的語气在我耳边輕輕地說：

“柳同志！还不如回作业所去！干部到工棚子里去住，这还是第一次呢！誰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”

我沒有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王所長那誠懇和果決的形象增加了我的信心。我想，如果真有生命危險，王所長是不会叫我孤軍深入的。情况是严重的，这就是王所長需要考虑、而同志們用驚訝和惋惜的眼光送我的原因了。

我們在暗无天日的密林裏穿行，枯枝殘叶在脚底下吱吱作响，小溪在淙淙地流着，低沉而悠長的松濤在头頂上滚动。阴森、冷漠、荒凉而又使人恐惧的森林啊！

我集中精神思索如何应付这些严重情况，沒有心思欣赏原始森林里的奇偉壯闊的景色了。爬过多少山坡，走过多少独木桥，全然記不清了。最后，翻过一个較高的山坡，透过密集的叢林，望見了一片峡谷中的開闊地帶。山坡下，面临小河，有一幢三块瓦式的工棚子。平頂、斜滾水，完全是用木头壘成的。从木料和复盖在房頂上的黄土来看，显然落成不久。右首，从伸出屋頂的烟囱里，裊裊地升起藍烟——是有人在家的迹象。我們从房后繞到前面，走进用白樺树編成的籬笆小院，院里散乱地堆着木柴、铁桶、麻袋和米頓子。打开工棚子那粗糙的板門，馬上有股潮湿、汗泥和

树脂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冲进鼻孔。

屋子里的光线非常暗淡，刚从阳光下进来，简直什么也不能分辨，因为每间屋子里除了一尺见方的天窗（又被烟囱占去了近三分之一）以外，不会再有透亮的地方。程毅拉着我的手，摸索着向右首走去。这是用一道板壁和整个工棚子隔开来的小房间。打开这小房间的板门，迎接我们的是一股难闻的酒气。这小房间，比方才走过的十几间连在一起的工人宿舍亮堂多了，因为墙上多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纸窗户。靠窗摆着一张粗陋的桌子，桌边坐着三个人，正在有滋有味的喝酒，低声的谈话。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大油桶改装的铁炉子，和外间一样，烟囱从一尺见方的天窗里伸出去。炉子上面放着一口铝锅，热气蒸腾；里边炖着山鸡肉，一大股只有在林区才能吃到的紫红色山花椒，在鸡汤里滚来滚去。

因为我们来得突然，喝酒的人显得有些措手不及，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，眼光却都集中在程毅背上背着行李卷儿上。停了片刻，一个秃头顶、吊角眼睛、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站了起来，用手揩了一下嘴唇，故作镇静地露出了笑容。

“请——坐！累吧，快歇歇！”他一边世故的往里让着，一边抖动那八字眉的粗眉梢，用吊角眼不怀好意的扫了我一眼。

程毅没答腔，把行李放在床上，转过身来介绍说：“这是新派到我们所里来的柳同志，因为工作需要，到你们这伙区来当现场员，并且长期住在你们这里，以后有事和他商量

吧！”

那个秃头顶的人，听到这几句话以后，先是惊得一颤，然后皱了皱眉头，继而很快地转为笑容。程毅刚一说完，他马上接过去说：

“欢迎，欢迎！兄弟是这个工棚子的工人代表，我叫侯申志。”

我本能的想过去和他握手，按照一般习惯也应当这样作，然而理智和感情却使我违反了这种常态。特别是当我听到“兄弟”这两个刺耳的字眼和那崇高的“工人代表”联系到一块儿以后，真忍不住心头的厌恶。我只点了点头，随后就说明来意。趁这个机会，我用眼睛搜索另外两个人：一个看样子三十多岁，白净面皮，留着分发，高颧骨，眯缝眼，腮帮子上的肉很松，而且不住地翕动，从眼镜框上射出来的凶光盯住了我。另一个是黄脸膛，浅白麻子，眼睛大而突出，满脸又黑又粗的胡楂子。我想，后者该是“大把抓”了，因为他长的非常凶恶。

“这位是我们的账房先生董安平。”侯申志指着那个白净面皮的说。接着又把那个浅白麻子介绍给我：“这是山场业务指导员褚元德。”然后便不自然地解释为什么喝酒，并且邀请我们一起去喝。我们拒绝了。我借口送程毅，躲出了那间使人尴尬的账房。

程毅告诉我，这三个人就是三伐区的封建把头，他们现在操纵着一切。他再三嘱咐我多加小心，并且约定第二天上午来看我。我笑了，我知道他今天说过的话，以及明天来

看我的决定，都是出于善意，出于对我的爱护和关心，他怕我在这里会有危险。他怀着依恋的心情，悻悻地走了。我怀着恐惧的心情，壮着胆子留了下来。

## 2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伐木工人们从森林里回来了。空荡荡、静悄悄的工棚子马上热闹起来。先是一阵叮叮当当放斧锯的声音，然后是窸窸索索解腿棚抖衣服声，咒骂山场和埋怨树头稀少的声音过去以后，笑声、谈话声、唱西皮二黄的、拉胡琴和劈木杆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几乎把工棚子都震得发抖了。

这时，我从那间叫作账房的小屋子里走出来。我一出现，整个工棚子马上肃静下来了，就好象树林子里的山雀群，朝着夕阳唧唧喳喳叫得正凶的时候突然被什么东西惊了一下似的，霎时间停止了吵闹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，象微风掠过树梢，象田野里滚动麦浪，卷起了一阵窃窃私语。有的工人由于好奇，竟故意从我身边走过，斜眼瞧着我这陌生人。

这种情况，使我感到很不自然，于是搭讪着就近坐在一个年青工友的床头上，想和他说话，以便打破这难耐的寂静。但是，我还没有开口，那位年青工友便想溜下地来走开。我忙上前把他叫住：

“啊！你们很忙吧，很累吧！”

那年青工友站下来，不自然地望了我一眼便又低下头去。

“不忙，不累！”他說。

“坐呀！我和你說兩句話！好嗎？”

“嗯，”他又望了我一眼，于是拘謹地坐下來。

这时，我看清楚了：他有一双灵活的眼睛，濃黑的头发，臉上黑紅黑紅的，显得非常健康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我問。

“我？ 嗯……”他慢吞吞地說，“我叫于祥。”

“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十八！”

“什么时候到林区来的呀？家里都是些什么人？”为了能够引出他更多的話来，我問了很多。但是他的回答却出奇的簡單：

“去年！家里四口人！”

此外他什么也不說了。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，虽然我們的年齡相仿，但是我們之間却好象有很大的距离，至少是有一道帷幕把我們隔开了。然而他那一头蓬松的黑发，丰腴俊秀的面龐和那双真挚純朴的大眼睛，却給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我想問“大把抓”是誰，長的什么模样，又怕引起怀疑，所以只好用眼睛在工棚子里搜尋着。在那一百多个沉默而善良的面孔里，始終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凶惡到能吃人的“大把抓”来。

这时，一个老工友，迈着穩健的步子，走到我的跟前站

住了，用眼睛仔細地觀察我，叭叭地吸着烟。我有些惶惑。為了禮貌，為了表示對老工人的尊敬，我站了起來，大大地迎着他的目光。他大約五十歲左右，黝黑的面龐，端正的鼻子，多皺紋的高高的額頭；也許是因為常年在森林裡被積雪反射的緣故吧，那雙眼睛時時眯縫着，眼光卻尖利而又慈祥。

“坐吧，坐吧！”他客氣地推讓我就下，問我的年齡、家鄉住處、學習和工作……後來他問道：“你什麼時候回作業所呀？我送送你，天這麼晚了，路這麼遠，山道可比不上大馬路，很容易麻達——迷山的呀。”

我笑了。我告訴他，我將長期住在这里。

“什麼？長期住在这里？”

老工友、小子以及圍在我四周的工友們全都吃驚了。

“住在我們這裡干啥呀？能受得了嗎？你這嫩骨頭嫩肉，能抗得了這種克打嗎？”那老工人一半出於關心，一半開玩笑地說。“我們這裡起早貪黑，烟熏火燎，和狼虫猫①豹摔跤，和大樹飛眼兒，在冰天雪地裡打滾……你呀！小伙子，年青青的，受不了這個，快回作業所去吧！”

老工友有些瞧不起我，這使我很难過，但是我並沒有流露出來。我告訴他，我也受過苦，給地主放過豬，放過馬，當過小半拉子，這點兒苦不算啥。

“同志！你不回去了嗎？”于祥對我發生興趣了，他往我

---

① 猫，指老虎。當時伐木工人把虎當作山神爺供奉，忌諱虎字，盡量少說或不說，必要時用猫字代替。



跟前湊了湊，“你，你不怕野鷄脖子嗎？那東西可厲害了！”于祥并不是恫吓我，他完全出于關心。

“什麼野鷄脖子？”我問。

“野鷄脖子是長蟲啊，長長的一條毒蛇！”小子慌忙解釋，“人給咬着就沒有治了，准死！它吃蛤蟆呀！”

“野鷄脖子？就是家鷄脖子我也不怕！”我理直氣壯的說，“你們受得了，不害怕，我為什麼受不了呢？”

工友們被我這話說樂了。接着我講起來工棚子的目的。

“好，好哇！來解決問題吧！”不知是誰聽到我說來幫助工人解決困難問題時，在後面喊了起來，“我們這兒的困難問題可多啦！”

“解決？哼！他可不見得能解決什麼問題。”有的工人在小聲地議論：“他這小孩仔子能解決什麼呀？”

“解決問題？哼！倒不如說來調查材料來啦！……”

這些話的聲音很低，但我聽的一清二楚，心裡很不自在。我鎮靜地裝作沒有聽見的样子和那老工人嘮起家常來。他告訴我，他叫宋廣治，今年五十三歲了，山東人，從小就來小興安嶺，如今在森林裡已經鑽了二十八個年頭，經過了舊中國、偽滿洲國和解放後三個時期，一輩子沒離開過森林，也因此沒有結婚。……

晚飯後，侯申志為我召開和群眾見面的大會。會場就在那十幾間連在一起的大工棚子里，人們集中在一頭，床上，地上，木柴堆上，火爐周圍，全坐滿了人，黑壓壓一片。汗泥、潮濕、松脂油和大蒜的氣味混在一起；屋子里煙霧升騰，